

# 卢沟桥没有忘记

■ 剑 钧

了‘一夜变千秋’的壮举。”

郭景兴夫妇按照这些线索，走访了许多第29军的老地下党员，还原了历史的真相。“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采访原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长朱军同志了。”郭景兴说，“朱军同志，原名朱大鹏，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，从第29军军训团成立到1939年进行改编，他始终在军训团内任职，后来转到延安工作。我们1983年到南京采访时，他已从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长职务上离休。朱老对这次访问十分热情，为我们详细介绍了第29军军训团从成立到改编的全部经过，还重点讲了军训团内我党地下组织情况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。”

## 感 念

12年前，我为了创作长篇纪实文学《守桥翁的中国梦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），一连数月跟踪采访了抗日战争史学家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郭景兴先生。他告诉我，为了真实还原“卢沟桥事变”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，他和夫人蒋亚娴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采访当事人。这期间，郭景兴有了惊人发现。先前人们大多认为第29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是抗日爱国将领的壮举，却很少注意到这样的史实——在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第29军中，活跃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。卢沟桥保卫战中，第29军驻守回龙庙的英雄排长沈忠明早在1936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抵御数十倍敌人的进攻，直到身负重伤，光荣殉国。

郭景兴说：“我原来只知道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第29军中，有很少的地下共产党员。没承想，后来第29军将领尹心田之子尹家衡同志寄给我一篇文章，文章中介绍初期这两军有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。接着我又读到王沛南、尹心田、周茂兰合著的文章《汾阳军校中党的地下活动》，得知汾阳军校，就是第29军第2教导团，那时全团已有中共地下党员80余人。可想而知，当时这些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，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他们战斗在特殊环境中，危机四伏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却坚韧机智地坚守在党委派的岗位上。正因为如此，10年后的淮海战役，才出现了张克侠、何基洋两位地下党员，率领国民党军两万三千多人的阵前起义，创造

决定，将队伍转移张北，由方振武担任代总司令（后改称讨贼联军）。

朱军同志离开抗日同盟军后，于1934年春节前来到天津市警察局，为北方局做情报工作。当时，他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察局策反侦缉队队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经党组织安排，在第29军任职的地下党员冯洪国（冯玉祥之子）又向佟麟阁推荐朱军到第29军军训团工作。1937年1月，军训团成立后，朱军任第三大队副队长。当时，军训团里的党员有冯洪国、蒋明成、范菊秋等，加上朱军共6人。朱军把其他5人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，他任支部书记，蒋明成任组织委员。不久，他们又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是谢甫生、王世英两位同志。

七七事变后，朱军随军训团到济南，又招收了40多名新学员，大部分是济南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其中亦有不少党员。如陈克、李天民、吴棣等。军训团开到郑州，成立了新生队，朱军兼队长，并建立了党支部，发展了多位党员。然后把他们陆续分到军训团各中队。以后李天民担任支部书记，与朱军单线联系，朱军再与特委联系。后来，李天民到新四军挺进队后，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

郭景兴告诉我，1931年宋哲元任第29军军长时，192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张克侠就在第29军38师（师长张自忠）任参谋长。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。第29军中的地下党员数量猛增。1938年第29军改编为33集团军时，张克侠升任参谋长。同为地下党员的过家芳已任第179师副师长、军训团团长。1939年入党的何基洋同志任第179师师长、第77军军长。他们身居国民党军中要职，一方面指挥抗战杀敌，一方面积极发挥地下党员在抗战中的作用。

回顾1924年冯玉祥建立国民军，

到1925年建立西北军，再到1933年建立第29军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队伍里都活跃着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同志。他们长期隐姓埋名，历经北伐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为民族解放抛头颅、洒热血。他们是战斗在西北军、第29军的红色尖兵。这是张克侠、何基洋、过家芳、朱军等几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，用鲜血和生命进行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。郭景兴深情地说：“20多年来，他们生活在特务密布、危机四伏、随时都有被杀头危险的环境中。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超人才干；必须具备‘出淤泥而不染’的高尚品德；必须具备‘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’的坚强毅力，才能承担如此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。这是一批‘特殊材料制成的’。”

我倾听着郭景兴的讲述，内心颇为感慨，是怎样一种力量使郭景兴和蒋亚娴两位老人这般执着地用20多年时间来做一件事情，撰写抗战中的爱国之人、报国之事呢？对此，郭老的解释是：“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走过来的，我目睹过卢沟桥事变后，我的家乡同胞遭受日寇的屠杀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和平年代的无忧生活，似乎让许多人淡忘了那段痛苦的历史，淡忘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暴行，而前些年日本右翼势力又篡改教科书、参拜靖国神社等，这些都使我和老伴非常气愤。我们寻找真实的历史记忆，就是为了警示后人不要忘记那段历史。”

而今，我景仰的两位老人都已去世了，但他们的背影依旧在我眼前晃动着。我想，历史是由人民写就的，无论是那些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抗日英雄，还是那些弘扬正气、默默奉献的普通人，都是值得后人崇敬的。我敬重那些为历史丰碑镌刻时代记忆的人们，他们是在记录历史，也是在书写历史。

## 阅 图

### 光荣时刻

周 静摄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后，刚刚入党的班长吉克黑哈（左前二）与战友们分享光荣与喜悦。作品巧用光线，采取正面仰拍、高速快门的方式拍摄。官兵欣喜的脸庞与鲜艳的党旗交相辉映。作品主题突出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。（点评：汪小云）



## 《阵纪》的精兵智慧

■ 谢永晖

深入的阐发。《阵纪》在清代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该书“在明代兵家，犹为切实近理者矣”。

“阵纪”，意即“战阵之纪律”，卷一讨论了治军，是全书的基础，对士卒选拔、训练编伍、阵法应用及战场指挥等关键问题有较深入分析。

何良臣在《阵纪》开篇即强调：“募非握机，无以合众；众非精选，无以得用。”他认为，募兵时要广收慎选，广泛动员，不妨多征召一些，但在真正选兵之时一定要遵循精兵原则：“故募贵多，选贵少。多则可致贤愚，少则乃有精锐。”

对于选人的标准，他指出：“最喜诚实，独忌游闲，不在武技勇伟，而在胆气精神。”要优先挑选那些诚实可靠之人，更要注重“胆气精神”。这一观点与戚继光“选兵首重胆气”的思想不谋而合。在具体选拔中，他明确“膂力便捷”“耳目伶俐”等身体素质，但更强调心理素质，称“伶俐而无胆者，临敌必自利；有艺而无胆者，临敌忘其技。”对于选兵的年龄，则不作严格限制，甚至认为40岁以上的老兵，只要“武技兼人，惯识夷情”，仍可担任教官或侦察等职。这种“因材施教”的理念，既注重普遍标准，

## 兵学撷珍

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兵学繁盛期。据《中国兵书总目》统计，明代兵书现存约千余种，规模大，内容丰富。由于不少文人参与其中，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兵学本身的专业性。当然，也有许多文人言兵之书，绝不“凭虚理断”，一切以战场为导向思考问题，因而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。何良臣所著的《阵纪》，即是此类作品。

何良臣字惟圣，号际明，浙江余姚人，是明代重要的军事理论家。他早年习儒，通晓经史。在目睹了当时朝纲不振、武备废弛、北元南倭的内忧外患后，他感愤至极，遂投笔从戎，参加了抗倭战争。在此期间，何良臣将积累下来的实战经验与历代兵家思想相结合，写下《阵纪》一书。何良臣写作此书并非为单纯阐发兵学理论，而是寄希望能促成明朝的军政制度改革，从而改变国家内外交困的现状。

《阵纪》全书共4卷，66篇，对治军、训练、战术战法、作战指导等内容均有

又兼顾特殊才能，体现了用人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。

完成招募仅是治军的第一步，如何通过训练将其转化为“节制之师”，才是制胜的关键。何良臣提出了练兵的“五教之法”，即“以形色之旗教其目，以金鼓之声教其耳，以进退之节教其足，以长短之利教其手，以赏罚之信教其心”。

在训练过程中，他特别强调“胆气”的训练。他认为：“兵无胆气，虽精勇，无所用也。故善练兵者，必练兵之胆气。”在他看来，每个人的胆气有大有小，这是客观存在的，但通过扎实有效的训练可以培养出胆气，关键在于勤练武艺和训练阵法。武艺高强，才能获得更加出众的胆气。同样，在严整的阵法当中，即使是缺少胆气的军士，也会变得勇敢起来。严整的阵法尤其不许违犯纪律：“负胆气者，不得独先而致敌；精武艺者，不得恃技而乱冲。”如此，在做到“齐勇合一”的同时，也能做到“候忽万状”，从而使队伍富有变化，令敌军无从捉摸。

队伍训练有素只是战胜敌军的一个重要前提，在战场上如何编配军事力量，如何用人，更为关键。战时编伍用

人，即为“致用”，通过合理的战术编组等，最大程度地激发将士的战斗潜能。而“致用”的关键，则是用好关键性人才。对于重要岗位的关键性人才，要结合军士个人特点，做到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在他看来，“人莫不有贤愚”，必须做到方法得当，才可以“尽用其贤愚”。对于重要人才，要结合其各自特点，因材施教，才能达到“假人之长，以补其短；用人之才，以发其气”的效果。

《阵纪》中募选、练卒与致用的理论，是明代军事思想中“精兵主义”的集中体现，全书既有对《孙子兵法》《吴子》《练兵实纪》等经典兵书的继承，也有作者自己的军事经验总结，一些认识深刻而独到。何良臣通过“胆气精神”的选当，即使是缺少胆气的军士，也会变得勇敢起来。严整的阵法尤其不许违犯纪律：“负胆气者，不得独先而致敌；精武艺者，不得恃技而乱冲。”如此，在做到“齐勇合一”的同时，也能做到“候忽万状”，从而使队伍富有变化，令敌军无从捉摸。

队伍训练有素只是战胜敌军的一个

## 红色足迹

日前，为探访先辈的足迹，我又一次来到瑞金。当天，正赶上一场名为《告别》的演出。舞台上，人们高举火把、拿着工具、抬着木板在一处渡口集结。随即，他们纷纷跳入水中，打桩的打桩，铺板的铺板，一座简易木桥很快连通渡口两岸……舞台上的这个场景，不禁让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张历史照片。

那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：一座简易的木板桥，横跨绵江两岸。桥长百余米，宽4米，13个木墩立于河中央，20多块木板整齐地铺在桥墩上。与宽阔的水面以及岸边那棵巨大的樟树比起来，这座木桥显得有些简陋而单薄，但正是这座木桥，见证了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，流传下一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。

1934年秋，中央红军第9军团奉命进行战略转移。1934年10月8日，首批出发的部队从福建长汀紧急行军到江西瑞金武阳镇武阳渡口。湍急的绵江横亘在他们面前，河面上有一座简易的木桥。平时，乡亲们从桥上走过，木桥便吱吱作响、不停摇晃。过桥的人总得小心翼翼，生怕不慎掉入河里被水冲走。望着眼前的木桥，队伍停下了脚步。

官兵亟待从这里渡河，这座木桥显然无法承担这一重任。正在红军先头部队指挥员召集大家商议如何渡河时，岸边火把的亮光、大家七嘴八舌的说话声，惊动了附近村民。几个胆子大的村民循着火光和声音，好奇地来到渡口，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福建来汀行军到这里的红军。当时的武阳成立了区政府，区政府设立在武阳村，下辖石水、武阳、松山等8个乡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。在扩红中，有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。如今，村民看到红军队伍，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。红军要渡河的消息很快在这条偏僻的小山村传开了，也引起了区政府的高度重视。干部们四处奔走，动员群众赶往渡口加固桥梁，帮助红军渡河。

没多久，在区政府干部的带领下，几十个精壮的小伙子便扛着木桩、榔头，拿着棕绳、绳索飞奔到河边。随后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动出了，有的拿着沙袋，有的扛着门板，有的主动担负后勤保障，送来吃的、喝的……

由于旧的木桥基础太差了，经区干部与部队领导商议，决定在离旧桥约50米处的下游重建一座新桥。建新桥最关键、最紧张的是打桥墩。由于水流湍急，水中央站立不稳，乡亲们便互相配合，有的举榔头，有的扶木桩，在选好的位置，将削尖的木桩打入河床之中，再搬来石头围桩加固，用棕绳绑牢固。每打一个桩，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，有的人被水冲倒，被人扶起来后，又继续投入打桩的战斗。

10月的赣南，天气已经转凉，早晚河水更是寒冷。打桩的乡亲们在河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手上磨出了血泡，河水的寒意沁入骨髓，但没人叫苦叫累，更没有有人临阵退缩，有的只是激昂的打桩声和劳动号子声：“红军要渡河，架桥理应当。脚下要站稳，心里不要慌。两眼

看木桩，一锤一锤夯。搭好红军桥，一起上前方。”经过军民的连续奋战，一座简

## 战歌，在高原诉说

■ 曹达功 李鸿睿

## 活力军营

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藏北高原，一眼望去群山起伏。湛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白云，给地面投下片片移动的影子。

第76集团军某部官兵正在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高原歌咏比赛。

“请听‘战斗模范连’带来的歌曲，《假如战争今天爆发》！”随着主持人的介绍，“战斗模范连”官兵喊着“一二三四”跑上合唱台，整齐的步伐伴着洪亮的呼号声，震得用空弹药箱临时搭建的合唱台“咚咚”作响。

高原驻训条件有限，想要像在营区那样搭一个标准舞台显然不可能。“先找一处相对平坦的土坡，然后修出台阶，上面覆盖一层遮阳网，既平整又好看，最主要还不浪费。”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、指导员魏超笑着介绍。在接到举行歌咏比赛的通知后，他就召集骨干开“诸葛亮会”。最终他们用两辆运输车车尾相接，挂上伪装网和横幅，就是舞台背景；用空的矿泉水瓶装上几粒石子就是简易的“拍拍手”，有的战友还在瓶里加上水和颜料，摇起来五彩斑斓，效果堪比演唱会的荧光棒。

“假如战争今天爆发，这就是我们的回答！”台上官兵紧握拳头，高声歌唱，让

# 瑞金武阳桥

■ 向贤彪

易木桥很快搭建好了。桥面上铺满乡亲们主动捐献的门板、床板，甚至还有老人留用的棺材板。

由于河水湍急，搭建好的木桥并不牢固，大部队过桥仍存在安全隐患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过河，参与建桥的青壮年又纷纷跳入水中，用身体护住桥墩，用手加固桥板；岸边，乡亲们拿来红薯、鸡蛋等，送给远征的红军。

这座连接着人民子弟兵与群众生命命运的“连心桥”，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雨之中，取而代之的是在它不远处建起的一座雄伟壮观的钢筋混凝土大桥。桥头立着一块“红军长征第一桥”纪念碑，永久镌刻下在这里发生的故事。

红军当年渡河的渡口还在，那棵见证历史的老樟树还在。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，我来到渡口，望着眼前奔腾的绵江水，耳畔似有《十送红军》的歌声回响：“一送（里格）红军（介支个）下了山，秋风（里格）细雨（介支个）缠绵绵。山上（里格）野鹿声声哀号，树树（里格）梧桐叶呀叶落完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，几时（里格）人马（介支个）再回山……”歌声里似有悲伤，但更饱含着深情。在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，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；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中，有太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桥——武阳镇的木桥、于都河的浮桥、沂蒙山六姐妹用身体架起的“人桥”、渡江战役千万船工组成的“船桥”……那是一座座连心桥、胜利桥，更是永生的桥——在历史中永生，在人们心中永生。这一座座记忆中永生的桥，生动诠释着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的深刻内涵，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人感受到军营歌咏比赛特有的氛围。

“以往合唱比赛常是举牌子、喊口号，戴上白手套排几个动作，最好还能来个造型设计。”讲起以往合唱比赛的经验，二级上士郑理鹏颇有心得。“但这次在高原上组织合唱比赛，牌子没法做，没有白手套，更别提什么服装和道具了。”

郑理鹏明白，在高原歌咏比赛中要展现的“军人的风采”，“其实就是在战位上一心一意练兵备战的样子”。于是，他们在训练间隙吼一吼，带队进出练一练，晚点名时唱一唱，没有特别的形式安排，只有来自官兵内心深处的呐喊。

“不需要你认识我，不渴望你知道我。我把青春融进，融进祖国的江河……”最后一首《祖国不会忘记》，大家情不自禁地都开始跟着合唱。尽管这首歌的词曲深情优美，但官兵还是用特有的近似于“吼”的方式，唱出了一种别样的豪迈。大家都沉醉在深情的旋律中，尽情抒发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。

天上的白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飘走，炽热的阳光包裹着这群歌唱的年轻人，在他们黝黑的脸上折射出金色的光。战旗飘扬，歌声激荡，他们用一首首战歌，诉说着对革命先辈誓守战位、保家卫国的崇敬之情，也诉说着新时代革命军人赤胆忠诚、以身许国的使命担当……